



◆ 布朗神父探案全集

*The
Incredulity
of
Father
Brown*

十
的怀疑
布朗神父

著——G.K.切斯特顿

G.K. Chesterton

译——景翔

事实上，你们全都濒临信仰的边缘——几乎什么都会相信。

文艺出版社

VOL. III

作者简介

G. K. 切斯特顿 (G. K. Chesterton, 1874—1936)

举世闻名的英国作家，献身侦探小说，创造出“布朗神父”这位现代犯罪文学上不朽的教士侦探形象，深受读者喜爱。G. K. 切斯特顿也是最早提出“侦探小说应视为一种文学形式”的辩护者，他的这番论述至今仍被列为最聪明、最有见地的论述之一。

G. K. 切斯特顿出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伦敦大学。广涉文学评论、编辑以及神学等，对 20 世纪初的英国文坛有显著的影响力，他最热爱、投入心力最多的是推理小说。

切斯特顿所创造的布朗神父，是继福尔摩斯之后英国短篇解谜推理创作热潮之中最重要的侦探形象。与福尔摩斯探案不同，布朗神父侦破谜案并不依靠对外在物质线索的观察，也不需要追踪罪犯踪迹，而是借由宗教对于人性心理的了解，透过哲学思维对人类的犯罪行为做出慧黠的洞悉。正如博尔赫斯评价的那样，小说并非以暴力和血腥吸引读者，而纯粹是虚构环境下的智力游戏。这种侦探推理手法影响深远，成为日后阿加莎·克里斯蒂、约翰·狄克森·卡尔等黄金时期大师的灵感源头。

切斯特顿长年笔耕，生前的最后十二年每周都在报纸上发表评论文章。除了努力创作正统的古典解谜推理之外，他还对推理小说做了种种的实验，写出《奇职怪业俱乐部》与《知道太多的人》这类颠覆推理小说公式的作品，是推理史上不可或缺的大师级人物。

译者简介

景翔

1941 年生，台湾省台北工专三年制土木科毕业。主修理工，爱好文学艺术，曾任职于电脑界及新闻界，在中国时报工作二十五年（历任副刊编辑、资料室编译、时报周刊副总编辑、时报周刊总编辑、中国时报艺文组主任、“中国时报”社会服务部副总经理）后退休。他是资深的影评人和专业译者，担任影评工作多年，曾主持广播及电视节目，喜爱文学小说，尤其是推理小说，翻译过数十部推理小说。曾参与催生《推理》杂志，并长期撰写《推理录影带选介》《推理小说大家看》两大专栏。

景翔先生所译的《布朗神父探案全集》多年来一直备受读者推崇，也是中国推理迷公认的最佳译本。

布朗神父 的怀疑

著——G.K.切斯特顿

G.K. Chesterton

译——景翔



The VOL. III
Incredulity
of
Father
Brown

◆ 布朗神父探案全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布朗神父的怀疑 / (英) 切斯特顿
(Chesterton, G.K.) 著; 景翔译.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3.2
(布朗神父探案全集)
书名原文: The Incredulity of Father Brown
ISBN 978-7-5404-5898-0

I. ①布… II. ①切… ②景… III. ①侦探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98558号

本书译文经厦门墨客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代理, 由立村文化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布朗神父探案全集Ⅲ

布朗神父的怀疑

作 者: G.K.切斯特顿
译 者: 景翔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徐小芳 吴健
封面设计: 萧睿子
内文制作: 刘晓霞 杨进宝 刘芳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3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7
书号: ISBN 978-7-5404-5898-0
定价: 1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

目 录

- 1 布朗神父的复活 7
- 2 天上来的箭 26
- 3 狗的神谕 56
- 4 新月馆的奇迹 81
- 5 金十字架的诅咒 112
- 6 有翅膀的短剑 142
- 7 家族的宿命 170
- 8 冤魂显灵 200

1 布朗神父的复活

在一段很短的时间里，布朗神父享有，或不如说他情愿没有，所谓的盛名。他在报上曾如昙花一现般的轰动一时；甚至在周刊杂志中成为一般争论的对象；他的功绩在无数的俱乐部和客厅里被人热切而并不正确地传述，尤其是在美国。也许在很多和他相熟的人眼中，觉得颇不适当，也真令人难以置信，可是他当侦探的种种奇遇和经验，甚至成为短篇小说的题材，出现在杂志里。

奇怪的是，这盏游走的聚光灯照到他时，却是在他众多居留之所中最为隐匿，或者至少是最为偏远的地方。他那时候奉派到南美洲北方海岸的某一区，去担任一个介乎传教士和教区神父之间的职务，当地的一些地方仍然很不安全地依附在欧洲的势力下，或继续不断地威胁说要在门罗总统^①的巨大阴影下成为独立的共和国。当地的人民有红皮肤、棕色皮肤以及若干粉红皮肤；也就是说，是西班牙裔美洲人，以及西班牙、美洲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却也有相当数量，而且越来越多北方的美国人渗进来——包括英国人、德国人等等。之所以会有麻

^① James Monroe (1758—1831)，美国第五任总统(1817—1825)曾任弗吉尼亚州州长和国务卿等职，在1823年总统任内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口号的门罗主义外交政策。

烦，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外来客，刚刚才上岸，由于丢了一件行李而大为光火，就朝他所看到的第一栋房子走去——而那碰巧就是教会所在的房舍和连接在一起的教堂，前面有一道长长的游廊，还有一长排木桩，上面牵绕着黑色卷曲的藤蔓，近乎方形的叶子因秋色而染红。后面则是一排坐着的人。僵直得几乎和木桩一样，而颜色则像那些藤蔓。因为他们宽边的帽子就和他们一眨也不眨的眼睛一样黑，很多人的脸就像是用美国森林里的暗红色木头刻成的。其中有几个吸着很长的黑色细雪茄烟；而在整个这群人里，烟像是唯一会动的东西。那个外来客可能会形容他们是当地土著，虽然其中有一些对他们自己的西班牙血统很引以为傲。可是这个人根本分不清西班牙人和印第安人，因为他一旦把他们看作是土著之后，就不再把这些人看在眼里了。

他是一个从堪萨斯城^①来的瘦削金发男子，有着梅瑞狄斯^②所谓“有进取力的鼻子”；几乎让人觉得他可以靠着鼻子就闻得出该走的路来，像是食蚁兽的长鼻一样。他姓史奈司，当年他父母不知怎么在一阵冥想之后给他取名扫罗，使得他尽其可能地隐藏这件事。事实上，他最后妥协而自称保罗。虽然原因和影响到那位“基督使徒^③”的事大不相同。其实正好相反，以他对这事的观点，用那基督徒迫害者的名字反而适当些；因为他对宗教组织的传统轻蔑态度，从英格索尔^④那里

① 美国堪萨斯州东北部城市。

② 英国小说家、诗人，擅长刻画人物心理，内心独白技巧为意识流先导。重要作品有小说《利己主义者》。

③ 《圣经》中的人物，使徒保罗信奉上帝之前的名字，扫罗曾威吓要杀耶稣门徒，在往大马士革路上遇到耶稣显圣，使他三日不能见物，后来才受洗传道，改名保罗。详见《圣经》之《使徒行传》。

④ 美国政治家、演说家、共和党人，批判基督教《圣经》，普及人文主义哲学及科学唯理论，被称为“伟大的不可知论者”。

学来，倒比从伏尔泰^①那里学来容易。在他找上教会和游廊前那群人的时候，这一点倒不是他性格上重要的一面。问题出在那些人公然一动也不动而漠然的态度，煽起了他本人讲求效率的怒火，因为他首先问的几个问题都得不到特定的回答，他就开始一个人自己说了起来。

他站在外面强烈的阳光下，一个头戴巴拿马草帽，身穿整齐衣裳的干净身影，一手用力抓紧了手提袋，开始对那些在阴影中的人大声叫骂。他开始向他们非常大声地解释为什么说他们懒惰而肮脏，像畜生一样无知，比死了的野兽还低下，只怕他们从来没想到过这点。在他看来，就是那些教士毒害身心的影响，才使得他们这样穷得可怜，这样绝望地受到压制，才会坐在阴影里抽烟，什么事也不做。

“你们想必是一大群软弱的人，”他说，“被那些高高在上的神棍威吓，因为他们戴着礼冠，三重冠，穿着金斗篷和其他的礼服走来走去，把其他的人都视如粪土——被那些冠冕和天篷还有圣伞所欺骗，就像看偶戏的小孩子一样；就因为什么可笑偶像的一个又老又胖的大祭司看起来像是王公贵人。那你们呢？你们看起来像什么？你们这些可怜的笨蛋！我告诉你们，就因为这样你们才是落后的野蛮人，既不能读，又不能写，而且——”

就在这时候，那个可笑偶像的大祭司匆匆忙忙，毫不尊贵地由教会的门里走了出来，很不像个王公贵人，反倒像是一堆黑色的二手衣物扣在一个大枕头上，弄得像个人形。就算他有顶礼冠，他也没有戴在头上，而是戴了顶破旧的宽边帽，样式和那些西班牙裔的印第安人所戴的差不多，还好像有点嫌麻烦似的推得顶在后脑上。他好像正要向那些一动也不动的土著说话，却看到这位陌生人，就很快地说道：

^① 法国思想家、作家、哲学家，主张开明君主制，信奉经验论，两次被捕入狱，最后被逐出国。平生著作甚丰，其学说与思想自成流派，追随者众。

“哦，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吗？你要不要进来坐坐？”

保罗·史奈司先生走了进去，从此开始让这位记者先生在很多事物上大大地增广了见闻。大概他当记者的本能要强过他的偏见，因为，说实在的，通常聪明的新闻记者都是如此；而他问了许多的问题，得到的答案令他极感兴趣而又意外。他发现那些印第安人能读能写，原因很简单，因为那位神父教了他们；但是他们非有必要也不肯多学读书写字，因为他们天生比较喜欢用更直接的方式沟通。他知道了那些一堆堆坐在游廊上一动也不动的奇怪的人，在他们自己的一小块地方也能很辛勤地工作；尤其是那些有一半以上西班牙血统的人；他更吃惊地听说原来所有的那些人都有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这一点是那些土著很本土性的固有传统的一部分。不过那位神父在这件事上也大有关系，而因为办这些而使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跟政治有所牵扯，虽然只是当地的政治。

就在最近，这一带遭到无神论和几近无政府主义的急进主义狂热的横扫，这类的情形过一阵子就会在那些拉丁文化的国家里爆发一回，一般都以秘密结社开始，而通常都会以内战而非其他的形式来结束。当地打破传统的党派领袖是个叫阿瓦瑞兹的人，是个有多彩多姿冒险生涯的葡萄牙人，不过，他的敌人都说他有部分黑人血统，所有这一类秘密组织在这种地方的头头都会在即使是无神论之上也蒙上一层神秘色彩。在比较保守一边的领袖则是一个相对比较起来要普通得多的人，一个名叫孟多扎的非常有钱的富翁，开了很多家工厂，很受尊重，可是不怎么有趣。一般人的意见是，如果不能定下更受欢迎的政策，让农民得有土地的话，法律和秩序大有可能完全丧失；而这个运动主要就是由布朗神父的教会所发起。

就在神父和那个记者说话的时候。保守派的领袖孟多扎走了进来。

他是一个粗壮而黝黑的男人，一颗光头长得像个梨子，圆滚滚的身材也像个梨子；他抽着一支很香的雪茄烟，但他一走到神父面前，就把雪茄烟给丢了，模样有些做作，就好像他走进了教堂似的，一鞠躬深到让人觉得对这么胖的人来说似乎是很不可能的事。他在社交礼仪上一向过分讲究，特别是在宗教性的场合里。他是那种感觉上比神职人员更虔诚的俗人。这点让布朗神父非常尴尬，尤其是在私人生活中也弄得这般做作。

“我想我是个反对教权主义者，”布朗神父会带着微微的笑意说，“可是只要他们肯把事交给神职人员去做，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教权主义了。”

“哎，孟多扎先生，”那位记者精神抖擞地叫道，“我想我们以前见过吧。去年你不是在墨西哥的贸易委员会里吗？”

孟多扎先生厚厚的眼睑因为认出对方而不住扇动，慢慢地露出个微笑，“我记得。”

“那里一两个钟点里就能做好大笔的生意，”史奈司津津有味地说，“我想，也让你和以前大大不同了吧。”

“我运气很好。”孟多扎谦虚地说。

“才不要信这套呢！”热切的史奈司叫道，“好运只会降临在知道什么时候去把握的人身上；而你就懂得好好把握。不过，我希望我不是在打扰你的生意吧？”

“一点也不会，”孟多扎说，“我常常有幸能来拜访神父聊聊天。只是来聊聊天。”

看起来好像布朗神父和一位成功而有名的商人之间的熟稔，使这位神父和讲求实际的史奈司之间得到完全的协调。史奈司似乎觉得对这个地方和这个教会多了一层新的尊重，决定对教堂和神父住宅难以

避免会引起的宗教性联想加以忽视。他开始对这位神父的计划感到十分热衷——至少是在世俗和社会意义上——宣称自己随时愿意担任和外在世界之间的联系。也就是在这一刻，布朗神父开始发现这位记者先生的同情远比他的敌意更加麻烦。

史奈司先生活力十足地开始报导布朗神父。他寄了一篇对神父歌功颂德的长文到他位于美国中西部的报社去。拍下那个倒霉的神职人员在各种日常工作的照片，以大张的照片刊登在美国报纸大篇幅的周日增刊上。把神父说的话变成口号，不断向世人公布由这位在南美的教士所发出的“信息”。任何一个不像美国人那样具有强烈接受力的民族大概都会对布朗神父感到厌烦了。但结果是，他竟然收到以丰厚条件要他到美国去做巡回演讲的热诚邀请；而在他婉拒之后，对方都更表敬意地将条件提得更高。一连串关于他的故事，就像福尔摩斯的故事一样，透过史奈司先生，拟出纲要，送到这位主角面前，请求他赐予协助和鼓励。这位神父发现他们已经开始了之后，他没有别的建议，只能请他们停止。而这样却让史奈司先生用在文章里，讨论布朗神父是否也该像华生医师的那位英雄一样暂时坠崖消失。对所有这些要求，神父都很有耐心地以信函回复，表示他同意暂停这些小说的刊载，恳求他们在重新开始之前，要尽量拉长中断的时间。他所写的信，一封比一封短；写完最后一封的时候，他叹了口气。

不用说，这种在北美造成的奇特轰动也在他本来想孤独隐居的南美边远小镇引起了反应。定居当地而人口数量相当多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对于能有这样一位广为知名的人士而骄傲。那种一到英国就吵着要去西敏寺大教堂的美国游客，现在一到这偏远的海岸就吵着要见布朗神父。他们搭上有相当路程，以布朗神父命名的观光列车，带了大批的人来看他，就好像他是一座公众的纪念碑。特别让他烦恼的是当

地那些非常主动而又野心勃勃的新贸易商和店老板，不停地来要求他去试用他们的货品，为他们背书。就算得不到推荐的文字，他们也还继续通信，以求搜集他的签名。因为他是个好好先生，所以他们也从他那里得到很多他们想要的东西；也就是为回复法兰克福一位叫艾克斯坦的酒商一个特别要求，他在一张明信片上匆忙地写了几句话，结果那件事成为他生命中一个可怕的转折点。

艾克斯坦是个会吹毛求疵、大惊小怪的矮个子，一头乱发，戴着夹鼻眼镜，非常着急地想要那位神父不仅会试饮一些他有名的药酒，也要在收到酒后回复的信函上注明会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饮用。神父对这个要求倒并不觉得特别吃惊，因为他对那些和广告有关的疯癫行为早就见怪不怪了。所以他写下了一些话之后，就去做其他看起来比较有道理的事去了。然后他又受到一封短筒的打扰，寄信来的不是别人，正是他政治上的敌人阿瓦瑞兹，要他去参加一个会议，希望在会中能就某个重要问题达成协议；同时建议当夜在这个小镇城墙外的一家小咖啡馆会面。对这件事，他也写了封表示同意的回信，交给那穿着华美军服等在门口的传令兵；然后，因为还有一两个钟点的时间，就坐了下来，准备处理一些他自己该料理的公事。等时间到了，他给自己倒了一杯艾克斯坦先生的好酒，带着诙谐的表情看了看钟，把酒喝掉，走到外面的夜色之中。

明亮的月光照在这个有西班牙风味的小镇上，所以等他走到美丽的城门，看到有洛可可风格^①的拱门和再过去的羽状棕榈叶，看来就像是一场西班牙歌剧的布景。一条带锯齿边长长的棕榈树叶，黑黑地衬在月亮前，从拱门的另一侧垂落，从拱门看过去，看起来就像一只黑

^① 18世纪初源于法国，在18世纪后半期盛行于欧陆的一种建筑装饰艺术风格，其特点为精巧、繁复、华丽。

色鳄鱼的下颚。他本来不会多想的，但另外有一点吸引了他天生警醒的目光。空气中一片死寂，连一丝风也没有；可是他非常清楚地看到悬垂的棕榈叶在动。

他四下环顾，发现只有他孤零零的一个人。最后的几户人家在他身后很远的地方，大部分已经关门闭户。而他走在两道用巨大无形但削平了的石头砌成的空白长墙之间。墙上石缝里处处长着当地特有的奇形刺草——这两道墙平行地直通到城门。他看不到就在城门外那家咖啡馆的灯光，大概还太远吧。在那道拱门下方什么也没有，只有一条宽宽的大石板路，在月光下显得苍白，还有到处蔓生的仙人果。他感觉到强烈的邪恶味道；他感受到奇怪的压力；但是他并没有想到停下来。他很有勇气，但也许还及不上他的好奇心。他这一辈子都在追求真相，即使是微不足道的真相。他常依比例来加以控制，但好奇心却始终存在。他直接穿过城门，到了另外那边，一个男人有如一只猴子似的从树顶跳了下来，对他拿刀就砍。同时另外一个男人沿着墙很快地爬过来，一根挥舞在头上的棍棒朝下打来。布朗神父转开身子，踉跄了一下，整个人缩成一团，可是在他缩下去时，他那张圆脸上露出了大吃一惊的表情。

这时在这同一个小镇上住着另外一个年轻的美国人，和保罗·史奈司先生截然不同。他的名字叫约翰·亚当斯·雷士，是一个电机工程师，受雇于孟多扎，让这个老城镇多些新的便利。他不像那位美国记者，不是别人嘲讽和说闲话的对象。不过，事实上，美国有一百万个像雷士这样的人，才有一个像史奈司那样的人。他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在他这一行非常杰出的人，但在其他方面，他却非常单纯。他最早是在西部一个村子里当药剂师的助手，后来还因为工作成绩而高升；但他始终把他的故乡小镇当作是世界的中心。他从小就由他母亲用放在膝盖

上的《家用圣经》将他教育成一个非常清教徒式，或是纯粹福音派的基督徒；而就他到目前为止的宗教信仰来说，那也就是他的宗教信仰。在所有最近也最狂热的新发现所常来的炫目光亮中，他投身在实验的边缘和中心，用光亮和声响制造奇迹，就像上帝创造出新的行星和太阳系一样的时候，他也丝毫不曾怀疑“老家”的那些东西都是世界上最好的；像是他的母亲和那本《家用圣经》，还有他村子里的宁静和奇妙的道德观。他就像是一个轻率的法国人，很认真地认定他母亲的圣洁。他深觉信奉《圣经》的宗教才是对的；不论他在这个摩登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有点怀念那份信仰。他很难认同天主教国家宗教化的外表；在不喜欢礼冠和三重冠等这类事情上，他的意见和史奈司先生相若，虽然形式上不那么偏激。他不喜欢孟多扎那样当众礼拜，当然也不会受到阿瓦瑞兹那种无神论者像共济会似的神秘主义的诱惑。也许所有这些亚热带的生活对他来说都太过多彩，处处是印第安人的红色和西班牙人的金色。反正，他说什么也比不上他故乡小镇时，倒也不是吹嘘。他真正的意思是说在什么地方，有什么是平凡、真诚而令人感动的东西，才是他真正比世界上任何其他一切都更加尊重的。这就是在南美这个驻在地的约翰·亚当斯·雷士在心理上的态度，在他心里长久以来滋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和他所有的偏见相互矛盾，而这正是他无法解释的事。因为事实是：在他旅途中唯一碰到能让他回想起故乡的柴火堆，那乡间的规矩与礼仪，还有他母亲膝上那本《家用圣经》的，（由于某种高深莫测的原因）就是布朗神父的那张圆脸和那把破黑伞。

他发现自己毫无道理地注意看着那个平凡而甚至滑稽的黑色身影忙来忙去；以一种近乎病态的沉迷注意看着，就好像那是一个活生生的谜或矛盾。他在所有他憎恶的事物心中有些让他忍不住要喜欢的东

西，就好像他曾经受到一些小鬼很可怕的折磨之后，却发现撒旦只是一个普通人。

就这样在那个有月亮的晚上，他碰巧从窗口向外看的时候，看到那个魔鬼走过，那个令人不解而无可挑剔的魔鬼，戴着他那顶宽边的黑帽子，穿着长长的黑大衣，在街上直朝城门口走去，他这样望着对方，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那么感兴趣。他想着不知道这位神父要往哪里去，又会做些什么事；在那个矮小的黑色身影已经走过了之后很久，还望着外面被月光照亮的街道。然后他看到另外一件更刺激到他的事。另外两个他认出来是谁的男人就像走过灯光照射下的舞台似的在他窗前经过。像蓝色聚光灯似的月光，使艾克斯坦，那个矮小酒商头上竖起的头发亮得像个光圈；也照见了一个比较高也比较黑的身影，长着鹰钩鼻，戴着一顶老式而非常头重脚轻的黑帽子，似乎让整个外形看来更怪异，像是一出皮影戏里的角色。雷士责怪自己不该让月光引起他胡思乱想；因为再看一眼之后，他认出了那有黑色西班牙式腮须和红润脸色的是卡德隆医师，是镇上一位很富有的医师，曾经来替孟多扎看过一次病。然而那两个人正在窃窃私语，对街上张张望望的神态，都让他觉得很诡异。在突来的冲动下，他跳过了低矮的窗台，也没戴帽子，就跟在他们后面走上那条路。他看到他们消失在黑暗的拱门下，过了一下之后，由那边传来一声可怕的叫声，出奇地响亮而刺耳，而更让雷士感到毛骨悚然的是那个声音很清楚地说着一种他不懂的语言。

接下来是一阵匆忙的脚步声，更多的叫声，然后是让人弄不清是愤怒还是悲恸的咆哮声，震动了那里的塔楼和高大的棕榈树；聚集过来的人群动了起来，好像被赶得退过了城门。然后黑暗的拱门里回响着一个新的声音，这次他不但听得懂，而且随着那不幸的消息感到自己的心沉了下去，因为有人在城门外叫道：